

感悟 薇萝蜜

愿为一秋叶

曾几何时,我们还是祖国的花朵,唱着五月的花海,在倏忽间,似乎与花无缘了。看中一件花衣裳,闺蜜马上友情提醒:“咱这年龄岁数,别再花里胡哨的了,不搭。”

虽有不甘,却渐渐泯了与花比拟的心。那就当一片叶子?比如,秋之红叶。

厦门的秋意是姗姗来迟的。山水草木晕染了夏未尽的热烈,铺陈出格外斑斓绚丽的秋色。此时唱主角的是独树一帜的叶。

东坪山为首选去处。穿行在山林间,感受山明水净,往日郁郁葱葱的山头不经意间多出几抹红晕,一抬头与一树枫叶打了个照面,不禁欢叫出了声。虽说本就是奔着她来的,还是被她的灿烂惊艳到了。

几人游弋在枫叶丛中凹造型拍照,人与叶融为一体,顺着光或逆着光,都满头满身如幻如梦,任是多寻常的女子也生动了起来。看痴了我,也倚树轻折一枝枫叶,让朋友帮拍照。

其实不单是枫树,落羽杉、银杏都以叶为笺,把生命的明艳,一丝不苟浓墨重彩地写在秋的册页上。东山水库的落羽杉,多像披着深红浅黄霓裳羽衣的水中仙子,既点亮了水库,也明媚了游人的眼与心。

谁言秋寂寥,山山红叶飞。秋天是第二个春天,每一片叶子就是一朵花。何必纠结是否“如花”?活在当下,彰显本色,后先不与时花竞,自吐霜中一段香。如此甚好。

履痕 宛牧

小布镇见闻

多年前,我曾多次前往江西宁都小布镇,小镇给我留下的印象不过是破败杂乱的穷乡僻壤。今年9月,我故地重游,小布镇已与记忆中的景象大不相同。

虽已是夏末,田里仍铺满了盛开的荷花,独特的清冽香气涌入肺腑,清爽畅快之感如同受到了洗涤。一阵风吹过,荷叶似涟漪荡漾翻动,恰如香山居士白居易所言:“菱叶萦波荷飏风,荷花深处小船通。”

进村访友。站在小布镇横照村农户的房顶上,我极目远眺,只见群山环抱,小布河蜿蜒跳跃,农田里半边是金黄的稻谷,半边是摇曳的荷花,洋溢着丰收富足的味道。记忆中泥泞狭窄的小路,已被崭新宽阔的柏油路取代,直通省际高速公路。那些曾经破旧零乱的农村土房子,也已统一换上白墙黛瓦,家家户户门前铺陈了平坦结实的水泥路,立起了简洁大方的太阳能路灯。新建的中小学校舍简约大气,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正放学归家。

小布镇是宁都县最北的边陲小镇,曾被称为“死角”,贫穷落后。如今的小布已被评为4A级旅游景区,每年吸引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游玩体验。当地老人笑说,旅游旺季游客多到堵车。他们眼里闪着幸福的光,说没想到小布会发展成现今的模样。我想,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吧。

离开横照村村,又有一个惊喜。从小布镇前往横照村的人口需跨越小布河,必经之地是一段低洼的水泥路,村民称为“桥”。每到丰水期,都需蹚水经过。而就在“桥”的不远处,一台大型挖掘机正在忙碌地干着活,原本是路尽头的山体被劈出了一条宽阔的路,跨河建了几个桥墩,旁边竖起的一块施工牌上,挂着廊桥模样的施工图。未来,村民就可以从这座兼具颜值和实用性的小桥进出村庄了。

“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。”此次小布行,彻底改变了我之前对它的印象。我与友人郑重约定,一定常回来看看,更深入地感受小镇发展的脉动,更贴近地分享友人的幸福生活。

老照片 陈卫东

一个都不能落下



父亲是结婚后才去读大学的,195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,先后在集美、永春、长泰三地工作过。父母亲最早的合影(图2),摄于上世纪50年代,估计是二人新婚不久。由于时间过于久远,年逾九旬的母亲已不记得具体年份。

父亲曾就职于集美财经学校,母亲早年曾跟随父亲在集美生活过一段时间。1999年,二老来厦,故地重游,特别在集美学村拍照留念(图3)。

母亲年轻时就患有风湿性冠心病,几十年与药罐为伴,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。从我有记忆起,我们家就一直处于负债之中,直到我厦大毕业工作一年后才还清。

六个孩子的学杂费、母亲的药费,父亲的工资难以支撑,借钱、还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,借款数额不断累积,久而久之,越来越难借到钱。

无论生活怎么艰苦,欠债累累的父亲

和母亲从来没动摇一个信念:只要孩子愿读、能读,一个都不能落下。那个年代,在农村能把六个小孩拉扯长大,培养出三个大中专毕业生、三个初中毕业生,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

1972年,南安建设山水水库,我家移居长泰。二哥进了新初一,被一些同学欺负戏弄,心生恐惧,经常躲草堆不去上学。母亲劝说、打骂都无济于事。一天晚上,二哥被关在门外反省,突然看到不远处闪过一个黑影,受到惊吓。母亲果断为二哥办了转学,送到永春与父亲做伴。

1976年二哥高中毕业后,到乡下中学任初中代课老师,1978年考上了大专。

1979年,三哥考上中专。那年村里一共考上四人,三哥是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。父母亲还以为没考上,安慰三哥继续复习一年,明年再考。

1980年春节前,在永春工作的父亲



请探亲假回家,在外地读书的二哥、三哥也放寒假回来。父亲看到村里有人请了师傅来照相,说机会难得,一家人难得聚齐,请师傅也来我家拍了这张全家福。记忆中,这是我们一家人的第一次大合影(图1)。

有一次,因无法按时还钱,债主带着扁担、绳子过来,不论母亲怎么哀求,还是无情地把我们家唯一值钱的缝纫机给抬走了。当时,我尚未读小学,但目睹全过程,数十年过去仍深深烙印在脑海中。

难以想象缝纫机被抬走抵债时母亲的心情,难以想象父母亲向人借钱时的窘境,难以想象父母亲被债主质问为何没钱还让子女读书时的尴尬,但父母亲从未因经济原因而产生让我们几个子女中断学业的念头。即使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特殊年代,他们都锲而不舍、想尽办法,不让我们中断学业,一个都不能落下。

情网 钟鸣

家乡·家香

离开家乡后,总觉得家乡的什么东西都是最好吃的,尽管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小吃;离开家乡后,总怀念家乡的所有原汁原味,尽管都是些寻常的汤汤水水。

闽西老家,是深入骨髓的根,无论我们走多远,根依然在那里。家乡,是如花如诗的童年,家乡的一草一木,承载着我们儿时的记忆。家乡,是灯火阑珊处的想念,有亲人的地方,就是家乡。

虽然辗转南北,离开家乡多年,也曾品尝了许多人间美味,但豆腐圆、煮粉皮、余鱼皮、灯盏糕、泡猪腰等家乡小吃依然在同海鲜的较量中遥遥领先。每每返乡,身材管理的想法早已飘到九霄云外,总想借返乡,将

家乡的美味一次尝个遍,一次吃个够,好让回厦上班后的我,少一点乡愁和念想。每每返乡,行伍出身、食量尚可的我,一天四五顿,肠胃超负荷连轴转,但我的内心是享受的,品味着家乡美味,享受着家乡的烟火。我常寻思,或许是年岁渐长的缘故,直到有一天我猛然想到,家乡还应该有一个名字,叫“家香”。那些原汁原味的东西都香,哪怕一根葱一根蒜……

兴许是血脉相连,在厦门长大的儿子,自幼不爱吃海鲜,却对家乡的灯盏糕、泡猪腰和簸箕板等小吃情有独钟。儿子常说,“爷爷奶奶的厨艺是最好的,他们做的家乡菜,最正宗最地道。”家门口就有一排客家特

家事 兰学军

女儿为我过生日

眨眼睛,“爸爸,我请客!”这回轮到我为发愣了。

我有点心疼她刚花去的银子,六寸蛋糕而已,竟然索价188元,忒贵!再说了,二丫付出的钱,源头还不是在我这里,二丫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心思,回去的路上安慰我:“爸爸,这蛋糕我同学说很好吃,明天你吃吃看就知道了。”我想,你这个人精,只怕一半蛋糕要落进你肚里。

二丫爱吃蛋糕,总是早早将家人的生日在日历上用勾线笔做了记号。今年也是,8月的时候我就发现,10月我生日那天已经被醒目地圈了起来。最近二丫又报了一个兴趣班,开支直线上升,我和老婆商量了一下,今年的生日就不过了。怕二丫失望,我找了

个机会对她解释,大人过生日不兴吃蛋糕,兴吃长寿面,再说了,甜品吃多了身体会发胖。

没想到她竟然用自己的压岁钱为我订蛋糕。更没想到吃蛋糕的时候她只切了一小块给自己,却分了近一半给我。我想把我俩的蛋糕交换一下,被她拦住了。

“你不是爱吃蛋糕吗?”我问。

“我知道爸爸也爱吃。”二丫稚声稚气地说。

“问题是吃多了,爸爸会发胖啊。”我说。

“我就是要让爸爸快些胖起来啊,妈妈说,你为了我们,最近都瘦了……”

二丫的同学没夸张,这款蛋糕的确非常好吃,好吃到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
尘世 柴宥

门前的路

拌机的翻滚声直到深夜两三点。

冬去春来,寒来暑往,转眼几年过去。泥路还是一样的泥路,一身沧桑带着许多伤。但它的身边已不再空旷,矗立起数幢百米高楼,玻璃幕墙折射着太阳的光芒,熠熠生辉。

2016年秋,超强台风莫兰蒂正面登陆厦门,而沿路一带恰是一个大风口。一时间,山呼海啸,楼宇摇晃,微弱的夜光下万物横飞,双层防护的玻璃哗啦啦脆响,狂风夹杂着暴雨从窗户外底沿往上蹿。

天明时雨过风歇,泥路上一片狼藉。一两百米高的塔吊弯弯曲曲扭扭到了路面上,连根拔起的树木横七竖八躺在泥水中,棚屋被巴巴卷成团,钢化玻璃碴到处都是,铁丝嵌进了树干里……

没多久,泥路上就热闹了起来。套着红马甲的志愿者、穿着迷彩的军人、衣着百摺的居民,有人扶树木,有人铲垃圾,青壮年主动承担了搬扛的重活,孩童们帮着清扫地上

的枝叶……经过几天的奋战,泥路很快恢复原来的模样,新建的棚屋里又开始拳喧脚闹,工地加足了马力,只有那一棵棵六面支撑、枝叶残存的树木,证明台风之夜曾经有多疯狂。

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,五天一改观,三月大变样。很快,泥路已经变成了平坦的沥青大道。路的两旁植上花草树木,青葱翠绿,生意盎然;铺着透水砖的人行道干净清爽,行走方便;商务楼宇企业陆续入驻,沿路面陆续开业,来的不再是工友,多了形形色色的职工和过客。后来,园区又新建了公园。不论白天黑夜,豪雨骄阳,这条路总是熙熙攘攘,多少人来来往往,或行色匆匆,或漫步休闲,镌刻成平凡的一天。

十年弹指一挥间。我一如既往,经常在阳台俯瞰生机盎然的新路,心想人生之路不也都是这样吗?哪怕曾经一路破落泥泞、风雨交加,然而只要一往无前、乐观向上,总能走出七彩之光。

新时代文明实践 厦门志愿服务故事

活动主办: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 厦门日报社 征文邮箱: zfk@xmrb.com

春风十里 不如一个你

杨星星

她是志愿服务队的一个传奇,全职做志愿;她是一道光,几尺之外都可以感受到她的温度;她更是一名践行者,为了拓展志愿项目,每天不是行走在项目路上就是行走在志愿的路上。她就是海沧育才小学日日新志愿服务队队长——邱美云。

美云于2018年注册成为一名志愿者,至今时长已突破4800小时。她曾担任海沧亲子义工队队长,以其热情周到的服务、优秀的组织能力,得到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。2020年开始担任育才小学日日新志愿服务队队长,短短一年,让志愿服务队从百人团向千人团迈进。服务项目也从单一的校园维护扩展到小小图书管理员、文明行车劝导、小小交警、义卖助老、小小环卫工等多元化发展。丰富多彩的志愿项目吸引了校外众多家长的咨询加入。

如果热情是有温度的话,美云的热情高达100度。她的声音极富感染力,极易调动队员的正能量;她的笑声,可以快速打开他人的心扉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:春风十里,不如一个你。

美云做志愿服务时,要求特别严格,要求队员们整装整齐,不允许穿拖鞋、不允许说脏话。如有队员做出有损志愿服务队形象的事,她第一个开炮,能把队员轰得晕头转向。

严师出高徒。第一个扛住队长高标准、没有退缩的“万能娜”,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,从一名志愿“小白”成长为另一支志愿服务队的队长;第二个接受住考验的是陈美玲,她以一名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用爱与温暖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;日日新还在不断涌现更多优秀志愿者,如随叫随到的曹慧婷、万事追求完美的手彩燕;“雁过拔毛”的李亭亭;为了志愿把钱往外推的洪霜……美云不藏私,她全身心信任自己的队员,共享资源,培养出服务队一个又一个的“品牌人物”。

这样的邱美云,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,她是个吃穿不愁的人呢?其实,她和我们一样,在养家糊口的路上踽踽前行;有两个孩子要养,做志愿的空余时间,她给人洗空调、洗洗衣机等。生活给她的磨难,并没有消灭她的热情,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活力四射、不知疲倦的队长。

她说,志愿是我的生命,我为志愿而来。

再回首 卡门

电视机陪伴的往昔

上周末,收废品的大叔将“大肚子”台式电视机拉走了。望着渐行渐远的身影,我有几分不舍。那些与它一起度过的岁月瞬间涌上心头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网络尚未普及,看电视还需要在顶楼安装天线接收信号。遇到台风天或电闪雷鸣的坏天气,种田的伯伯无奈叹息,而我们这些看电视迷则大喊“糟糕”,坏天气势必影响看电视。风雨过后,爸爸辛苦地爬上顶楼调节天线。他在屋外将天线时而上下伸缩,时而调整左右,在顶楼朝屋内接应的我们大喊:“看得清吗?”我们则大声回应:“还是黑屏!”每次都要折腾好久,总算可以朝上欢呼:“好了好了,可以看清了。”也许就在反复调试中,我们还和爸爸培养出了默契感。

那时,八点档的家庭伦理剧刚好在晚饭后,一家老少拿着板凳挨在一起看,电视里传来亲切闽南话对白的热闹情形,至今记忆犹新。当年追的一部热播剧《再见,阿郎》,我甚至熟悉到能准确掌握开播前广告的先后播放顺序。我妈忍不住念叨:要是读书也能这样记得住就好!但我好像没能如她所愿。

那时傍晚六点的动画片选择多,有《哆啦A梦》(神奇宝贝),我们姐弟仨会看哪个频道而争执不休。因为无法回放,必须抢第一才有选择权。放学之后,立刻冲回家,才能准时收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。有时轮到假日,只能拿出百米冲刺的劲头,气喘吁吁赶到家也只能赶上最后的十分钟。虽然仅仅只有十分钟,但依然很珍惜,乐此不疲。

上了小学二年级,父母规定,工作日不能看电视。但我们哪里憋得住,趁着大人忙碌不注意的时候,偷偷开电视。为了不被发现,观看无声剧是常事。而我们也被逼出无数关于如何给发热电视机后盖降温的小技巧:大冬天开风扇,站着一边看一边狂扇扇子……

我们这一代的童年物资确实比较匮乏,但有很多的快乐是现在所没有的。这个占地无匹大的电视荧屏,便是我们童年最忠实的伙伴和最新奇的快乐源泉。一群人聚在一起看电视的日子,对我来说是格外珍贵的回忆。